

# 一個真實的 宋慶齡

*Soong Ching Ling*  
續編

何大章◎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http://www.hkopenpage.com)



*Loang Ching Ling*

## 目 錄



革命的“隱君子”宋耀如	1
不平凡的母親倪桂珍	26
宋慶齡與基督教	49
精誠無間同憂樂	65
溫馨的港灣	76
相伴最後旅程	88
綿綿不盡的思念	110
難以消磨的記憶	122
他們從未分離	132
忠貞不渝	146
三姐妹攜手抗日	152
宋慶齡與“一碗飯運動”	171
宋慶齡與“小先生”	186
照片中透出的平等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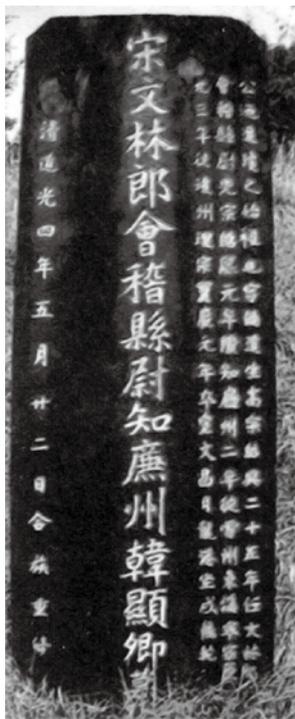
為陳毅送行	205
1974年國慶招待會	217
宋慶齡與宋子安	225
宋慶齡與毛澤東	243
宋慶齡眼中的江青	261
宋慶齡與陳賡	276
宋慶齡與葉恭綽	293
宋慶齡與中國共產黨	306
宋慶齡與常熟	317
刻在石頭上的宣言	327
後海寓所的“影事”	337
手搖蒲扇送清風	352
與嚴寒抗爭	362
關於洗澡的那些事	369
宋慶齡的繪畫	377
晚年隔海相望的宋氏姐妹	386
宋慶齡在中國政壇上的定位	405
跋	416

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的政壇上，宋氏家族橫空出世並迅速崛起，成為現代史上的奇跡。這個家族對世界文明古國——中國產生了長達一個世紀的重要影響。

宋氏家族的創始人是海南文昌一個農民家的孩子，名叫韓教準（也就是後來的宋耀如）。

韓家有着顯赫的過去，它的鼎盛時期在北宋，距今已經千年。八百多年前遷居海南這一支的韓氏始祖韓顯卿也曾擔任南宋的廉州知州。俗語說“富不過三代”，而韓教準已經是韓氏遷瓊後的第二十三代了。

韓教準出生時，韓家早已貧困潦倒。他沒有讀過書，從小在家裡僅有的那一小塊薄田上勞動，艱難地幫助父母維持生計。



■ 左：遷居海南的韓氏始祖韓顯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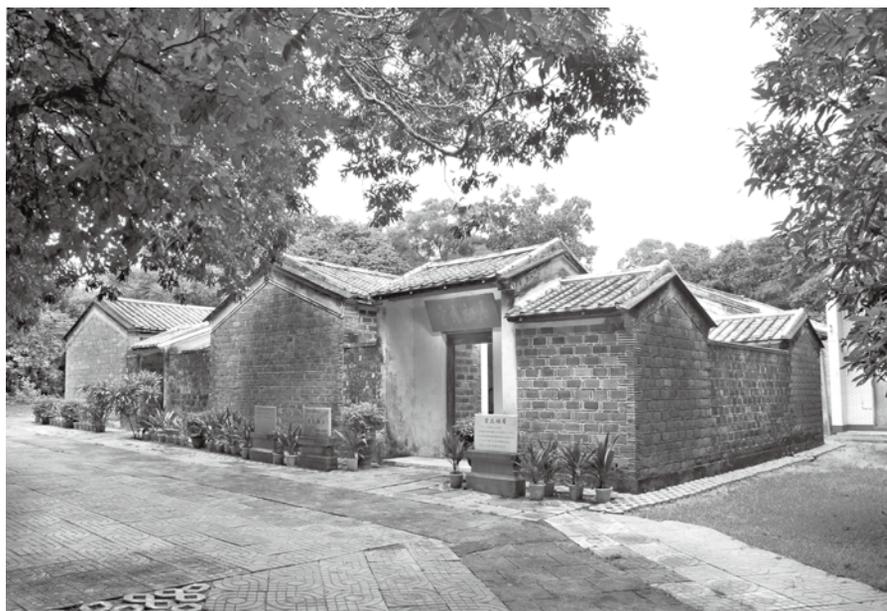
■ 右：韓顯卿墓碑



■ 左：宋耀如  
之父韓鴻翼墓

■ 右：宋耀如  
之母王氏墓

十四歲時，韓教準和哥哥韓政準到爪哇做工。十七歲時，韓教準過繼給堂舅，並因此改姓宋。他與哥哥分手，到美國波士頓幫助養父打理絲茶店。養父希望這個孩子將來可以繼承他的事業。宋教準卻不願一輩子平靜而庸碌地當絲茶店的老闆。他提出了求學的要求，但遭到拒絕。於是他逃



■ 海南文昌宋氏祖居

離絲茶店，悄悄登上了一艘美國的緝私船。

此後，韓教準皈依了基督教，依靠富商朱利安·卡爾的資助，在美國讀了大學。1885年5月，宋教準（後改稱宋查理、宋嘉樹，字耀如）大學畢業。教會拒絕了他留在美國學醫的請求，派他回上海充當傳教士。

宋耀如的這些經歷已為很多人熟知。但人們不禁要問：為甚麼偌大的中國、眾多的人口，歷史卻偏偏眷顧了他？

宋耀如對於生命價值選擇的變化發生在1879年。那時他十八歲，正在養父的絲茶店裡當店員。他結識了中國官派留學生牛尚周和溫秉忠。他們之間的交談使宋耀如了解了世界大勢，了解了中國在世界中的處境。這些年輕人在一起，不可能不談到中國的貧窮落後、外國侵略者強加給中國的屈辱以及中國人在海外遭受的歧視。宋耀如的視野離開了自己得到的暫時的溫飽。他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並最終逃離了絲茶店。

對於引路人，宋耀如念念不忘。1881年在寫給美國在華傳教士林樂知



■ 宋耀如出生的房間內景



的信中，他說：“我前年在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市見到了一些中國學生。他們都是官費留學生，他們已在去年夏天返回中國。”

這時，宋耀如所關心的已經是能為中國做些甚麼的問題。他說：“我急於接受教育，以使我可以回到中國，告訴人們關於我們救世主的事。”“我們都在為中國而禱告。我希望能看到有朝一日所有的中國人都能夠支持上帝，坐在上帝的右邊。”他還特別關注中國的進步，反覆地向林樂知詢問：中國有沒有郵票，有沒有鐵路？

宋耀如對中國的熱情沒有引起林樂知的興趣。直到 1883 年，宋耀如還在致林樂知的信中詢問同一個問題：“博士，您（知道）在中國有鐵路嗎？我聽有人說他們有，而又聽其他人說他們沒有，哪一個不對？我無法判斷誰對誰錯。對我來說，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您來找到答案。如果您能這麼做的話請告訴我。”

到了這年 7 月，宋耀如已經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對於人生目標的選擇：“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帶給中國人。我活



■ 在美國留學時的宋耀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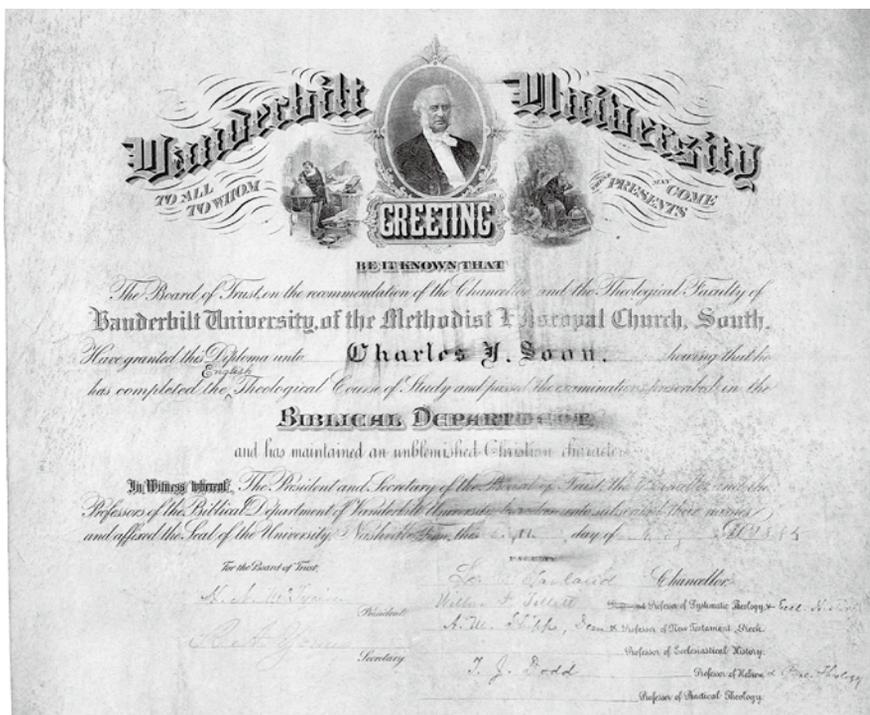


■ 在美國留學時的宋耀如

着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讚美上帝；為別人做好事，將他們從無盡的懲罰中拯救出來。”

宋耀如是一個執着、堅定的人，當確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後，就再也沒有考慮過改變。他曾表示：“我的願望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做上帝的僕人。”終其一生，宋耀如都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的所作所為從未違背過基督教的教義。同時，他也恪守着“把光明帶給中國人”的承諾，一直為實現這個理想而奮鬥。

1886年1月，宋耀如回到中國。他的上級林樂知是一個驕橫的美國人。林樂知看不起中國本土的傳教士，甚至曾想把他們全部解散。對於



■ 宋耀如的大學畢業證書



宋耀如，他更是從一開始就充滿歧視。林樂知不批准宋耀如回海南探望父母，僅發給他極低的薪金，在他的工作安排上也改變了原來的計劃。宋耀如說：“我對這種權勢感到極度不悅，但我必須耐心地忍受。”他不願讓教會中人懷疑他對基督教的忠誠，所以“不得不像耗子一樣保持沉默”。

1887年，宋耀如在艱難的處境中建立了家庭。林樂知飛揚跋扈的“一言堂”，使宋耀如依靠傳教啟發民智並進而改變中國的想法變得十分渺茫。他已經在考慮通過其他途徑實現自己的理想。

1888年春，他曾向朋友表示：“有時候我認為如果我要是真的擺脫佈道任務，我能為我的人民做更多的事情。”

1890年，宋耀如開始經營實業，為美國聖經協會代理印刷《聖經》的業務；但他仍在同時履行着牧師的職務。

1892年，宋耀如退出了佈道團。他鄭重聲明，這絕不意味着他改變了對基督教的忠誠。他說：“我現在是我們南方衛理公會佈道團的一名獨立工作人員，或者說是一位盡其所能為佈道團工作而又不依賴美國國內的教會來維持生計的工作人員。”這也是他在1902年11月參與發起創立上海最早的基督教自立會——中國基督徒會的前奏。林樂知的所作所為已經使他意識到，中國的基督教必須逐步擺脫西方教會的控制。

經營實業之後，宋耀如在經濟上寬裕了，但他的內心並不平靜。他總在想怎樣才能“把光明帶給中國人”，使民族復興、人民幸福。他在尋找一條路



■ 1886年自美返國途中，宋耀如着和服攝於日本橫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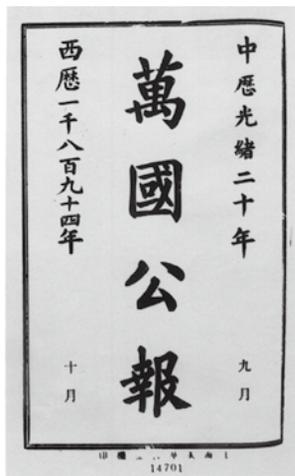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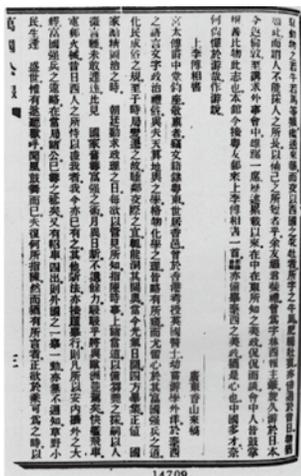
徑，尋找一個合作者。

似乎是上蒼的安排，不久他便結識了孫中山。在宋耀如的眼中，孫中山是一個誠實的、無私的、愛國的革命者。宋耀如說：“我可以斷言，我所知道的中國人中，沒有哪一個人比您更高尚、更仁厚、更愛國。”孫中山“致力於締造一個偉大的中國”，而這也正是宋耀如的人生目標。基於共同的理想，宋耀如無條件服從孫中山事業大局的需要。他們在所有問題上都保持高度一致，成為緊緊擰在一起的兩股線。

1894年春，孫中山帶着他的《上李傅相書》，與陸皓東結伴北上。正像《宋家王朝》的作者西格雷夫所說：“他此時投身革命並非全心全意，還想作最後一次嘗試，力圖擠進清廷的官僚機構。”孫中山確實是想通過說服中堂大人李鴻章接受他的主張，然後在清廷統治的框架下進行和平改良，使中國擺脫落後捱打的困境。

抵達上海後，孫中山停了下來。他要爭取在這裡找到更多、更有分量的推薦者，以使上書增加成功的砝碼。在這裡結識宋耀如是他意外的收穫。

孫中山究竟通過誰知道了宋耀如，對此有着不同的說法。西格雷夫認為：“孫中山和宋耀如的第一次接觸是在衛理公會穆爾教堂，他們做完禮拜後經人介紹相識。”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穆爾堂



■ 刊登在《萬國公報》上的《上李傅相書》



一直是宋耀如的重要活動場所。1892年他曾說：“我現在負責我們衛理公會的新教堂，那是由堪薩斯城穆爾兄弟捐贈的，是中國最好的一座教堂。”

這次在上海，孫中山與陸皓東住在位於三洋涇橋的名利客棧。有記載說，見面時宋耀如對孫中山改良的主張不以為然。然而，以後的事實證明，他們彼此引為同道，建立了信任。

6月，孫中山與陸皓東離開上海抵達天津。滿懷激情的上書失敗得悄無聲息，李鴻章根本沒有接見孫中山的打算。孫中山只得放棄改良的幻想。他說：“吾黨於是慙然長歎，知和平之法無可復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能不稍易以強迫。”他和陸皓東“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窺長江之形勢”，“因知清廷腐敗無可救藥，遂決意赴檀香山，擬向親戚故舊募集資金，歸國大舉革命”。

孫中山和陸皓東一番遊歷之後，再次回到上海。此時，出現在宋耀如面前的已經是兩位堅定的革命者。他們住到宋耀如家，“三人屢作終夕談”。1912年，孫中山曾寫道：“宋君嘉樹者，二十年前曾與陸烈士皓東及弟初談革命者。”這裡特別應當注意的是“初談”二字。“初”是“剛剛開始”的意思。這是孫中山第一次認真地探討革命，當然也是中國民主革命首次被提上日程。

這次的上海之行極具重要意義。三個人的會談顯然商定了日後中國民主革命的方向、步驟和分工。在《宋氏家族第一人》中，作者描述了孫中山“將自己關在宋耀如的書房裡，整整三天三夜，擬出了興中會章程的初稿”。“宋耀如拿過章程，立即駕車趕到華美印書館，自己排字，自己付印，連夜印出了幾千份”等等情節。當然，孫中山恐怕不至傻到一定要隨身帶着幾千份印好的興中會章程去檀香山。但是，對於革命宗旨、組建革命團體、籌措經費、發動武裝起義等等問題，三人當時無疑是商定了的。這在之後三人的默契配合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應該說中國民主革命

的大計就誕生在上海虹口的宋宅。

離開宋家，孫中山直接去了檀香山。他的目的十分明確：一是組建革命團體，二是為發動“反清復漢”的起義籌款。然而，兩項任務進展都不順利。11月24日，興



■ 上海虹口宋宅

中會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民主革命團體，意義重大，但“聞總理有作亂謀反言論，咸謂足以破家滅族，雖親戚故舊亦多掩耳卻走。經總理多方遊說，奔走逾月，僅得同志數十人”。籌款更是困難重重。孫中山只從哥哥孫眉那裡得到了實實在在的支持。由於“應者寥寥”，孫中山準備奔赴美洲籌款。

此時，孫中山收到上海的來信。宋耀如告訴他，甲午戰爭“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威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激憤”，要他抓住時機，迅速發動起義。

接信後，孫中山決定放棄美洲之行立即回國，可是籌到手的資金實在太少。雖然在最後關頭，他的哥哥孫眉和興中會成員鄧松盛（蔭南）“傾家相助”——孫眉賤價出售了自己的牲畜，鄧松盛變賣了自己所有的商店和農場，但他們提供的資金與發動一次武裝起義的所需仍相距甚遠。次年1月初，孫中山離開檀香山去香港策劃暴動。宋耀如仍留在上海，為其籌措經費。



經過數月準備，第一次武裝起義定於1895年10月27日（重陽節）舉行。由於舉措失當，消息泄露，起義於發動前夕即告失敗。孫中山逃往香港，隨即出國。陸皓東被捕，壯烈犧牲。

這次起義雖然以失敗告終，但意義重大。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第一次以暴力革命的姿態站到歷史舞台上。孫中山也因這次流產的起義而一夜成名。宋耀如對此功不可沒。



■ 陸皓東

廣州起義失敗後，由於勢單力薄，興中會僅在1900年發動了惠州三洲田起義，此後便再難有所作為。為了整合革命力量，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了同盟會，這是中國第一個民主革命政黨。同盟會成立後，面臨的最大難題仍是資金的籌措。

《宋家王朝》一書曾披露：“1905年7月30日，在東京召開同盟會籌備會議。宋查理專程從上海起來。這是一次討論政治戰略的秘密會議。討論的中心自然是經費問題。孫要求宋查理負起這一重任。為了有成功的希望，不能只靠那麼一點點捐贈，所需要的是數目相當大的款項。他們清楚，查理同美國的富豪有不同尋常的聯繫，這是他們所不及的，因此，一致同意派他去籌措幾百萬資金。”

西格雷夫的這些敘述恐怕只是臆測。首先，出席同盟會籌備會的共計七十九人，這在名單上是有明確記錄的；其次，至今也沒有發現宋耀如在1905年前往日本的任何記載。宋耀如為孫中山的革命事業籌款，本是他們之間的約定。宋耀如自會為此全力以赴，用不着在會議上專門討論、提出要求。



■ 孫中山致李曉生信

曉生兄鑒：

宋君嘉樹者廿年前曾與陸烈士皓東及弟初談革命者。廿年來始終不變，然不求知於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結果，此公不無力。然彼從事於教會及實業，而隱則傳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隱君子也。弟今解職來上海，得再見故人，不禁感慨當年與陸皓東三人屢作終夕談之事。今宋君堅留弟住其家以話舊，亦得以追思陸皓東之事也。茲他親身來客店取弟之行李，請將兩皮手包及一棉質槓及南京新買之皮袋共四件交他帶來便可。弟明日午後兩三點來店略談，然後赴自由黨五點之約也。弟擬送漢民、精衛、仲愷兄並兄等以最好之洋服，並託宋君帶公等往最好之洋服店做之。請兄等盡量做，多多益善也。此候

晚安

弟孫文謹啟

即晚

總理此函乃民國元年臨時大總統府結束後，命余隨侍遊鄂回滬時所賜。余去歲家居養病，偶翻舊籍復發見之，迄今二十餘年。

總理既逝，而函中諸子亦零落幾盡。加以國事蠅蟻，外患日亟，又豈當時總理所及料哉！回首前塵，曷勝感慨。所稱宋嘉樹先生者即宋氏夫人慶齡之父也。

民國二十六年春 李曉生識



據西格雷夫描述，宋耀如 1905 年的美國之行，曾在舊金山停留了幾週。他在致公堂總部同華人銀行家、商業界人士見了面，在為同盟會籌集資金上收穫頗豐。緊接着，宋耀如來到達勒姆與他的恩人朱利安·卡爾見面。二人在薩默西特大廈密談了幾週後，宋耀如從卡爾那裡為同盟會爭取到了一筆為數可觀的捐贈。

回到上海，宋耀如即把二百多萬美元轉到同盟會的賬上。對於同盟會來說，這絕對是雪中送炭的援助。於是，同盟會有力量在 1907 年發動了四次起義，1908 年又發動了兩次起義。那時的武裝起義依靠的是雇傭軍，所以每次都要大量地燒錢。

辛亥革命成功後，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宋耀如與孫中山的關係也公開了。可是，僅僅過了幾十天，總統就換成了袁世凱。一年之後，宋教仁被害，“二次革命”爆發，孫中山成了通緝犯，被迫流亡日本。宋耀如拋家捨業，提前攜妻子兒女逃到日本，為孫中山打前站。孫中山抵達日本後，第一個約見的人就是宋耀如。

自 1913 年 8 月 9 日抵達日本，宋耀如和他的女兒幾乎是孫中山每天都要見面的人。當時宋耀如已經五十多歲，患有嚴重的腎病，仍然每天長時間地蜷坐在日本的榻榻米上的矮桌邊，幫助孫中山處理英文函件。他的大女兒宋藹齡是孫中山的秘書。藹齡即將結婚時，宋耀如又將剛剛從美國大學畢業的二女兒宋慶齡召喚到日本，讓她接替姐姐的工作。

通過以上敘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宋耀如在中國革命史中的作用。其一，宋耀如是中國“初談革命”的三位民主革命家之一。另外兩人，一位是中華民國的第一任總統，一位是“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犧牲者第一人”。其二，宋耀如是第一次武裝起義的倡議者，而這次起義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其三，宋耀如是中國第一個民主革命政黨——同盟會最重要的資助者。其四，在孫中山最艱難的時刻，宋耀如與孫中山站在一起，堅



■ 1912年4月6日，孫中山等在上海哈同花園合影。此時宋藹齡已開始正式擔任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前排左起：孫姪、孫中山、孫婉、哈同；後排左起：黃宗仰、端納、宋藹齡

定地、無保留地支持他，成為孫中山最親密的戰友。

與孫中山相比，宋耀如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毫不遜色，區別只在於一個在台前一個在幕後。遺憾的是，一百多年來，我們從來沒有把宋耀如擺到一個恰當的歷史位置上。關於他的記載少之又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他幾乎完全被忽視。後來人們重新注意到他是因為他的子女，特別是著名的宋氏三姐妹。而且，人們主要是從三姐妹父親的角度去介紹他。

1912年4月，剛剛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的孫中山這樣評價宋耀如。他說：“彼從事於教會及實業，隱則傳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隱君子也。”從此“革命的隱君子”就成為人們對宋耀如最常使用的一個評價。所謂“隱君子”，就是說宋耀如投身革命工作，但沒有革命者的名分。



■ 1913年3月11日，孫中山出席大阪經濟會舉行的歡迎宴會後留影。前排左起：宋耀如、孫中山、本山彥一、戴季陶；後排左起：山田純三郎、對馬健之助、菊池良一

說到革命資歷，宋耀如與孫中山同時，是從“初談革命”開始的，其他人都難以望其項背。

說到對革命必要性的認識，宋耀如甚至超越了孫中山。孫中山與陸皓東第一次找到宋耀如時，還徘徊於改良與革命之間。上書失敗後回到上海，他們與宋耀如“初談革命”，三人便一拍即合。這說明宋耀如始終沒有考慮過改良的可能。試想，哪怕有一絲改良的念頭，突然面對革命，他也絕不可能做到毫不猶豫。做出這樣的決定是要準備付出生命代價的。所以，我對有些學者在談到宋耀如時，動輒加上“在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下”的前綴有所保留。應該倒過來說，宋耀如曾給予孫中山以重要影響，如“初談革命”，如廣州起義。

為了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宋耀如貢獻出了自己和家庭的一切。從

三十三歲與孫中山結盟到五十七歲病逝，他忠心耿耿，無怨無悔。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為了革命付出所有的人，竟然從未列名於任何革命組織。

1894年，“初談革命”商定了組建革命團體以推動武裝起義的計劃，孫中山隨即赴檀香山將其付諸實施，興中會就此成立。而作為決策者之一的宋耀如卻不是興中會成員。

在《興中會初期孫總理之友好及同志》中，登記了孫中山從肄業於廣州博濟醫院至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九年間的友好及興中會同志的姓名事略，共錄一百九十五人（包括興中會成員七十二人）。其中關於陸皓東的記錄是“與總理為總角交，後同創興中會，為乙未九月廣州革命流血之第一人”；區鳳墀，職業為“傳教師”，黨派及宗教一欄中填寫的是“興中會”。而在宋嘉樹名下，記錄的職業為“傳教師”，黨派及宗教一欄中填寫的是“基督教”，其事略僅為“總理於甲午冬北上過上海時識之”。“識之”而已！陸皓東、區鳳墀與宋耀如同為基督徒，三人中唯獨宋耀如沒有參加興中會。

有的著作中寫道：“1905年，孫中山和黃興、宋教仁等人以興中會、華興會為基礎，並聯合光復會等反清團體，組織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宋嘉樹被孫中山吸收為會員。”這個說法被以後的著述者不斷引用。但不知其根據何在？《中國同盟會最初三年會員人名冊》保存至今，其中共錄會員九百六十人。在名冊中還做了如下說明：“乙巳、丙申、丁未三年（即1905至1907年）在東京本部加盟者廿九在此冊內，在香港加盟者，只有總理親自主盟之陳白等八人，其餘盟書皆由香港分會自行保存。此外國內各省及海外各埠因郵寄不便，亦多各自保存，未繳呈本部。故上列名單以本部所收到盟書為限。”宋耀如在同盟會組建的當年就專程赴美國為同盟會籌得巨款，他要參加同盟會應該是毫無障礙的。即使他沒有機會去東京，也可以就近在上海參加。上海不會存在